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复活

(卷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复活

（卷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利书店

「俄」列夫・托爾斯泰 著 耿濟之 譯

復活

(卷下)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初版

復活卷下

第一章

瑪司洛娃等一羣罪犯已經去了大約三千里路了她和其餘犯人都因犯法被公家用鐵道和輪船一直遣發到了白耳摩村。她所以能跟政治犯一同遣發，是南赫留道甫一人從中爲力，和政治犯裏有一個名叫維拉，德赫滑的在旁設法，才得允准。

這次白耳摩的長旅行，於瑪司洛娃的身體上和德行上都很受艱苦：身體上喫苦，因爲擁擠太過，塵土，和那班不得使她安頓的顛狂惡徒；德行上是因爲同那些惹人壓惡的賤民相起居。那些惡漢般的男犯，雖然各人有鎖着的地方，總想做出一種求情的媚態。他們常擁圍着她，不給她一刻安寧。在那般女犯和男犯裏，獄吏和衛兵裏，都穿着一套粗悍骯髒的衣服，叫人無味，只有

那班女犯肯賣弄她們那尋常做慣的女性醜態。在那裏面，一刻不定的這樣恐怖鬧氣，真是很辛苦，而瑪司洛娃尤其受窘，因為她的容貌十分秀媚，並且人人都知道她以前的事情。但是她總極力拒抵不理所有男犯的那副媚態，實在使他們生氣，使他們對她生出一種惡意。不過那時她有兩個熟人，費道西和特拉司，特拉司是因為聽見他妻做女犯很喫苦，所以他故意被他們捉到尼疵里，洛夫高羅地方，好保護她，因此現在也是一個罪犯同衆犯一塊走，瑪司洛娃坐的地方近他們兩人，所以還安些。

瑪司洛娃已經被允許跟政治犯同居，她的地位就好受的多。不但是因為那般政治犯住得好些，喫得好些，待遇得不苟些，並且瑪司洛娃的情形大為變好的緣故，是因為她不再被那些惡漢攪擾，起居着可以不想起她所日夜求忘的過去事。實在說，這樣一搬移，頂大的利益就是她認識了許多人，他們都很願意感化她的德性，改良她的行為。

瑪司洛娃被准許同政治犯一塊在鎖欄裏居住；但是她是個強健有力的女人，所以要逼着跟刑事犯一同走。所以一路上從湯姆斯克地方起總是步行走着。裏面有兩個政治犯：一個是瑪麗，潘甫洛納，她是很漂亮的女郎，褐色眼睛，起初南赫留道甫到監獄去見德赫滑的時候，他很注意她的，還有一個是西蒙生，一個蓬髮深眼的黑少年，南赫留道甫去見德赫滑，同時也很注意他，他現在正被遣發到耶哥斯克縣去。瑪麗，潘甫洛納現在步行走着，因為她把車上自己地方讓給一個有孕的女犯；西蒙生却以為享用階級的特權是不合公理的，所以也步行走着。這三個人（瑪司洛娃，瑪麗潘甫洛納和西蒙生）每天晨起老早跟罪犯一同起程，那在車裏的罪犯總要落在後面；這是第末次罰苦行，以後一直到某大城，那邊有一個新衛官來管理這羣罪犯。

那一天是潮溼九月天的早晨。突然來一陣暴怒的冷風，雨和雪隨後落下。全隊罪犯（大約四百男犯和五十女犯）已經聚在關鎖着的大法院裏。有許多

圍擠着那護送官長，因為他正指派幾個罪犯，給他們兩天所用的錢，去分散給其餘犯人；有許多爭前向幾個放進場院的女販搶買食物喫。在外面可以聽見罪犯數錢的聲音，搶買食物聲和女販的尖脆聲。

喀瞿莎和瑪麗，潘甫洛納兩人都穿着拖鞋，短毛衫，用毛巾繞着頭部，從屋裏走到場院，那兒許多女販靠着院北牆腳坐下，躲那寒風，各人爭前伸出她們的食物來：熱肉餅子，魚，糖蛋細麪，蕎麥粥，豬肝，牛肉，雞蛋，牛乳；有一個人還高舉一隻小燠豬。

西蒙生穿着橡皮製的短套，橡皮套鞋，用線綁在絨線襪上（他是個守齋的人，所以不用死獸的皮毛）他也在場院裏等着全隊出發。他站在臺階傍邊，在他筆記本上記載他那時一陣的思想。他寫道：『如若一條微生物看見人的手指甲，去研究，他一定要說那是無機物；因此我們看着地球，去研究那地面，就說他是無機物。這是不對的。』

出發的時候到了，大家亂動起來，瑪司洛娃買了雞蛋，麪包，魚，和餅乾一大堆，全放在她口袋裏，瑪麗，潘甫洛納把錢付給女販。衆人都靜着，全回到原地。那軍官走出來，喊了一聲出發前最後的號令。

各事都照常。罪犯都點過名，檢察他們腿上的鎖鏈，那些罰步行的犯人都一對一對的用手鐐鎖起來。那時忽然聽見官長的威怒喊嚷聲和小孩哭啼般的打人聲。衆人一時無聲，不久人羣裏發出一陣抱怨聲。瑪司洛娃和瑪麗，潘甫洛納兩人走向那聲音傳來的地方去。

第一章

瑪麗，潘甫洛納和喀瞿莎兩人往外一望，她們看見這種情景。那個軍官很強健，長着小鬍鬚，皺着眉，正說着粗罵的字，立在那裏，磨他右手的手心，因為他用右手重打那一個罪犯的臉。他面前站着一個高瘦的苦力犯，半面臉打破了，穿着一件很小的外套，他那條褲子尤其太小，一手揩着他流血的臉，一

手抱着一個圍着毛巾的小女孩，她正在驚喊着。

獄官長嚷道：『我要給你一嘗這種滋味。我還要教你怎樣瞎辯這些廢話呢。你一定要這孩子交給她們女人！現在好了，把他鎖上！』

那個罪犯（他被他小村裏充軍出來從湯姆斯克地方一路上帶着他的女兒，因為在湯姆斯克，他的妻患瘟熱病死了。軍官當時吩咐把他鎖上。那苦力犯說，若他上了手鐐，就不能抱那孩子了，這句話激怒了那位怪皮氣的獄長，所以他猛然把那搗亂的罪犯打了一下，因為那囚犯並不服從。

一個衛兵站在那受傷的苦力犯旁邊，還有一個黑鬚的犯人，一手摸着他的鬍子，那衛兵悽然斜着眉，看看那獄官，看看那受傷的罪犯和小女孩。那軍官又吩咐衛兵把那女孩拿走。衆犯的喧嘩聲慢慢響起來。

一陣粗聲從後面傳來說道：『從湯姆斯克一路上走着，全沒有上過手鐐。』
『那是小孩子，不是小狗。』

又有一個人說道：『他要小孩子有什麼用？』

又有一個人說道：『不是法律呀。』

軍官彷彿被人刺了一針，跳嚷道，『那是誰？』他撞進人堆裏去，『我要來教教你們法律。誰說的？你嗎？你嗎？』

一個矮短，寬臉的罪犯說道：『人人都這樣說，因為——』

他還沒有說完，那軍官用兩手猛擊那人的臉，說道：『這就要謀叛麼？我要告訴你這謀叛兩個字怎樣講，我要把你們一個一個全像狗似的排鎗打死。把那女孩抱走。』

衆犯默然無聲。一個衛兵推着一個急叫無望的女孩子，還有一個上着那罪犯的手鐐，但那罪犯現在倒坦然伸出手來。

獄官結好他的佩刀帶，喊道：『把她帶到女人那邊去。』
那小女孩，臉長得很紅，在毛巾底下想把小手臂脫出來，不住的急叫。瑪麗，

潘甫洛納從人堆裏走出來，到那軍官身旁。說道：『你肯許我抱那小女孩麼？』

獄官問道：『你是誰？』——『我是政治犯。』

瑪麗，潘甫洛納的俏麗臉子和她那神活艷美的眼睛（那獄官上次初接任時候，他已經很注意她了）早就把獄官迷着，自然發生效果。他靜靜看了她一下，好像思索了半晌，就道：『我倒不打緊；你要願意就抱去。你倒很容易發出慈悲心！但是她若逃走了，誰負這個責任？』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在人手臂裏，一個小孩子怎能好端端逃掉呢？』

『我沒有功夫跟你談話。你既願意，就拿去罷。』

衛兵問道：『要我給她麼？』

『好罷，給她。』

瑪麗，潘甫洛納想用好話誘她來，說道：『上我這兒來。』

但那在衛兵手裏的小孩子向她父親張着小手，仍然死命的哭號，不願到

瑪麗，潘甫洛納去。

瑪司洛娃從她袋裏拿一塊餅乾，說道：『瑪麗，潘甫洛納，等一等。她要到我這兒來。』

那小女孩認識瑪司洛娃，當她看見她臉和餅乾，就自己讓她抱去。衆人都靜着。門都開着，衆犯都走出，列成一排。護送官又點了一遍名。許多行囊都堆在車上，那些病老犯坐在車頂上。瑪司洛娃手臂裏抱着那女孩，在女人堆裏站在費道西旁邊。西蒙生鎮天留心來往一切事，現在決然大步走向那軍官那裏去，那時獄官剛喊完號令，要走進馬車裏，說道：『你的行爲太壞了。』

『好好坐在那兒去，沒有你的事。』

西蒙生把亂眉一皺，傲然看着軍官的臉，說道：『這正是我的事，來告訴你，說，你行爲太壞了，我已經告訴你了。』

獄官不理西蒙生，只顧喊道：『預備了嗎？前走！』他拉着車夫的肩，自己爬進車裏去。全隊前行，前面忽然有一條泥濘大道，兩旁有水溝，直進深林裏，所以全隊分散着走。

第二章

雖然他們這種情形很苦，但是在政治犯裏過日子，倒於喀瞿莎很舒服，因為她以前在城裏六年的污辱，奢華，淫蕩的生活和幾個月刑事犯的監禁，已經喫够苦了。（註二）現在每天只走十五到二十俄里的路，喫好食物，走了兩天，休息一天，很可以操練喀瞿莎的身體，跟她一同走的新伴友交際，倒使她生活中開了夢想不到的興趣。這樣奇怪的人（她心裏這樣想着她現在所遇見的，乃是她生平永沒有遇見過，也是意想所不到的。

（註一）刑事犯大都是下品人，所以對待得很苛暴，政治犯比較得優待些。

她說道：『想當年！當我被判決時候，我哭得要死。好了，我一定要一輩子感謝上帝。我已經曉得了許多我若不是這樣，便永不能遇見的事。』

她現在很容易看透，她明白那班護送人民的軍官的存心，她自己是一個人民，也替他們發出憐心。她明白他們官長是爲人民，是抗拒那般上等人，雖然他們自己也是上等人，但他們已經犧牲了他們的權利，他們的自由和他們的生活爲那人民。這種思想實在是把她身價抬高，也使她借此重視他們。她交了許多新伴友，她心裏異常喜歡，而尤其心悅的就是那位瑪麗，潘甫洛納；她不但歡喜這個伴友，而且極其親近，恭敬，熱慕的愛她。她看着這位美女郎會說三國文字，她是富將官的女兒，她竟然肯把她哥哥送給她的東西都棄了，來過這種極簡單的苦女生活，穿得不但樸實，而且破爛，但她決不顧慮她的容貌，喀瞿莎一知道了她的歷史，不由得非常受着感化。並且瑪麗，潘甫洛納這種性情完全沒有貴族式的嬌媚態度，尤其使瑪司洛娃驚異，因此

敬愛她。

瑪司洛娃能看出瑪麗，潘甫洛納所知道的，並且心裏很歡喜知道，她是絕美的，但她決不喜好向男子作媚態：她很怕這件事，她決心厭惡男女的愛情。她的男伴友知道這副皮氣，所以永不向她求情——或者他們生了愛心，就自己趕快剷去他，——因此對待她，如同對待一個男子一樣；但是生人時常來侵犯她，她那副身體強壯所生出的驕氣使她神色不變。

她笑着告訴喀瞿莎道：『有一次一個男子在街上總跟着我，無論怎樣，他總死命的不離開。到末了，我給他這樣一搖，他就嚇跑了！』

她成了一個革命家，她自己也這樣說，因為她絕口反對自從兒童到老年那種貴族式的生活，她很愛平民的生活。她以前常常被人家譏罵，因為她不在客廳裏好好坐着，她一天到晚在僕人屋裏，在廚房裏，或在馬廐裏盤旋着。她說道：『但是我同廚夫和馬夫在一塊兒倒覺出興趣來，跟着那般夫人

紳士們周旋，真是無味。以後當我明白事理的時候，我看出我們家裏那種生活，完全錯了。我那時沒有母親，也不喜歡我的父親，所以我在十九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家庭，同一個女朋友在工廠裏做工。」

她後來出了工廠，住在一個村裏，不久又回到鎮上，住在一間屋子裏，那屋裏有幾個同志開私家印刷所。她是在那屋裏被捕的，判決她做苦工。她自己並沒有說出被捕原由，但喀瞿莎從傍人聽來，瑪麗，潘甫洛納被判決，因為那屋子被巡警搜索的時候，有一個革命家在黑暗裏放一聲鎗，她就被控告無故放鎗。

喀瞿莎知道了瑪麗，潘甫洛納的歷史後，她看出瑪麗，潘甫洛納的一舉一動決沒有爲她自己一人打算，她總想貢獻自己，去服侍人：無論大小難易，總是極力救人。她新朋友中有一個名叫諾弗服羅夫，說她專心實行人道主義的運動。這句話是真的。她一生的興趣就是去找那服侍人的機會，好似那獵

人要找打獵一般的心急。這種打獵已經變成了她生活中的習慣，她的事業；她欣然去做這些事情，很顯出自然，至於那般知道她的人倒並不感謝她，以爲這是她應做的事情。

瑪司洛娃初來的時候，瑪麗，潘甫洛納對她十分冷淡並且厭恨。喀瞿莎那時也曉得的；但是她後來又看出瑪麗，潘甫洛納漸漸打破了那種感想，對於她特別顯出親近和愛來。她那種不堪言狀的親近和愛，感動了瑪司洛娃，甚至使她情願把全心全意都交給瑪麗；就不知不覺有什麼事來，都想起她彷彿在面前。而瑪麗，潘甫洛納也被喀瞿莎的專誠愛心感動了她，常想互相報答。她們兩人也因為都厭恨男女愛情，所以這樣的心心相投。一個憎恨愛情，因為她經歷了種種驚恐的事情；一個憎惡愛情，是因為她永沒有經歷過，看世上事不十分了解，而同時又認爲這些事情能够侵犯人類的優超性質。

第四章